



都市心情

## 小圃花开

文/风凝

于一方小院,种菜,养花,读书,喝茶,听鸟鸣,晒太阳,看晨雾缭绕,看晚霞满天,光是想想就觉得很美好。

小院中央,是一个不大的园圃。小圃被一截截树枝编成的篱笆圈住,树枝粗细不同,却被整理得高低一致。顶端截面有的圆,有的扁,有的歪歪扭扭并不规则,就连上面的木纹,也没什么规律可循。每一条木纹,都是大自然一笔一笔刻上的独特印痕。有的截面出现了裂缝,透过这些痕迹,仿佛能够回到那个在龟甲兽骨上刻字的时代。

小圃一隅,是一口石砌的老井。井台、井口、井壁,皆由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石头堆砌而成。这些石头,有的棱角分明,有的光滑圆润,它们相互依偎、彼此支撑,共同构筑起一个坚实而又古朴的存在。这口老井里的水,清冽、甘甜,四时不竭,是小圃生机勃勃的能量之源。

春意正浓,小圃迎来了一年中最为蓬勃、最绚烂的时刻。不必说小圃内绿得透亮的菜蔬,也不必说篱笆上摇曳生姿的瓜藤,光是小圃外缘的小花,就足以让你心动。这些经年自生的小花,种类繁多,颜色各异,无需刻意打理,年年葳蕤成一道风景。再点缀上几株向阳而生的小葵花,就是强烈的视觉与嗅觉的双重震撼。细看,有些花瓣,已然不是最初纯正的单色,而是呈现出渐变的颜色。

听奶奶说,这是她多年前播下的种子,一年又一年,小花开了落,落了开,似乎进入了一个无尽的轮回。

在小花的身边,是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草。这些小草,也是会在某一天趁你不注意就捧出几朵小花的。有的花不大,像米粒,像萤火,像

跌落进草丛里的星星。有的花甚至看上去不像是花,它们的颜色,同叶子差不多,常常被人忽略掉。只不过,这一切怎能逃过孩子们的“火眼金睛”呢!偶有几只小虫蠕动,抓挠得它们痒痒的,前仰后合。

听,有鸟雀的欢歌。喜鹊是一种吉祥的鸟儿,它们扑扇着翅膀,轻盈地落在枝头。它们仰起脑袋,张着尖喙,欢快地啼叫,声音冲破空气,清脆悦耳,传递着喜悦与幸福。还有成群的麻雀,叽叽喳喳。它们时而一个猛子扎进花丛,小爪子扒拉着枝叶;时而纵身一跃,落于枝头,小脑袋左顾右盼的;时而又“呼”地一下冲向地面,啄食着地上的秕谷和草籽。

喜鹊的窝,在小圃旁的一棵老榆树上。只有在冬天,才看得明了,平日里是相对隐蔽的存在。麻雀是懒惰又聪明的家伙,衔几根草秆,身子一缩,就住进了墙缝的小棚里。燕子,则在正房的屋檐下安了家,每天清晨或黄昏,都会同小院里的其他鸟雀一同闲谈、欢歌。有时候,还会在小圃上空一闪而过,不知是捕捉小虫,还是单纯要给居住于此的人展示迅捷的身影。

花开时节,守着被小花簇拥着的小圃在院中小坐,着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。阳光透过篱笆和花草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心灵,在这一刻得以休憩与滋养。小圃中的许多菜蔬与花草,皆可入馔,很多还有药用价值。炊烟一散,美味即成,那是村居生活的惬意时刻。

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你,姑且在心中种下一片花海吧。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圃,在花开的季节里,斟满美酒,与时光对饮。小小的院子,小小的园圃,令人心安。

清浅时光

## 梨花

文/罗依依

院子里的梨花开了。

那株老梨树是祖母年轻时候种下的,算起来已经70多年了,皴裂的树皮深浅不一,藏着不少说不清的故事。每年春天,梨树都会从那些看似干枯的老枝上抽出新枝,嫩红的枝梢在风里颤巍巍的,没过几天,就密密地簪满了白花。

梨花素面朝天地开,就像乡村里那些不施粉黛的女子,干干净净地站在自家门口。可是这素净里偏偏又透着讲究,五片花瓣围得匀匀的,不疏不密,花蕊探出一点点鹅黄的尖儿,像是偷偷张望邻家的少年。

祖母爱在这梨树下做针线。

春天的太阳从花缝里漏下来,照在她那满头银丝上,也照在她手里纳的鞋底上。她一手攥着针,一针下去,又从反面穿出来,针尖在头发里篦一篦,再往下扎。纳几针,就抬起头来看一看开得旺盛的梨花,眯着眼说:“花开得多厚实,今年梨子收成准错不了。”说完便又低下头去继续干活,“嗤,嗤,嗤”,细密的声音像春蚕吃桑。

祖母说,这棵树陪了她70多年,从新媳妇变成老奶奶,从青丝变成白发。树一年比一年高大,枝干伸展开来,占据了半个院子;她一年比一年矮小、瘦弱,背也渐渐驼了,走路都要扶着墙,但是每年春天,她都会去看花。

梨花落的时候,最是叫人惆怅。

一片一片的梨花瓣儿飘下来,很轻,像梦,风大时就多些、密些,像一场细雪。有时一片花瓣儿落下来,又往上一扬,才肯落地。渐渐地,地上白了,石板上、瓦盆里、祖母的肩上,都落上薄薄的一层。树上的白倒没少——花太多,掉一些,反而更显雅致。

祖母说,梨花落下来的时候,那是它在跟春天告别,掉得慢,就是舍不得。我听着,觉得她这话真好。她一辈子没怎么念过书,可是这些话,却是最好的诗。

有一年春天,我回家看祖母,正好碰上梨花盛开。她坐在树下,手里拿着鞋底,可是半天也不纳一针。我走到跟前,看见她出神,眼睛望着院门外那条空荡荡的土路,不

知道在想什么。

“你爷爷走的那年。”她突然说,声音很轻,“梨花也开得这么盛。”

祖父去世近10年了。那时候我年纪还小,只记得院里人来人往,祖母始终坐在梨树底下,一言不发,从早坐到晚,满身都是落下的梨花。她也不去拂掉,等到人们都散了,院子空荡荡的,她依然坐着,坐了很久很久。

“他走之前那几天,总念叨着想吃梨。”祖母说,“我说等到秋天就好了,那时候梨子就要熟了,他没等到。”

我忽然就明白过来,祖母每年春天去看花,看的哪里是花呢?她看的是那些花里头藏着的人和事,是一辈子的相聚和别离。梨花开的时候,她心里念叨着那个说要吃梨的人,等到梨花落尽了,她又想起那个没等到秋天的人。这棵树,这一树花,在她心里已经不是树,不是花了,而是一本活生生的日记本,记着她所有的欢喜和忧愁。可她并不哭,也不多说话,只是每年春天坐在树底下,纳着鞋底,看着一树花儿开开落落。

现在祖母94岁了,眼睛不如以前好使,手也不如以前稳当,但每年春天梨花开的时候,还是要我挽着她在树下坐坐。花还是那样开,素白的、淡青的,薄薄的花瓣在春风中微微颤动。她就这样静静地坐着,有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,有时候忽然指着一枝说:“你看那朵,开得最好。”

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,果真有那么一朵,开在枝头最惹眼的位置上,花瓣摊开,带着露珠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祖母看着它,脸上露出小孩子般的微笑。

花瓣落下来,落在她雪白的头发上,落在她瘦削的肩上。我不忍拂去,它们轻轻地落着,轻轻地覆盖着,把一个老人的春天,染得素素净净,又满满当当。

梨花每年都会开,也会谢,祖母每年都在老去,也在树下坐着。在我心里,她和那棵老梨树一样,虽然枝干苍老,但是春天来了,依旧会开出新的花朵来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